

这是10月10日在加沙边境以色列一侧拍摄的集结的以军部队。



2012年11月20日，两名儿童的遗体被叔叔们抱往加沙的一座清真寺举行葬礼。此前，兄弟三人及其父亲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丧生。 资料照片

以色列“火线征兵”36万 巴以定时炸弹 为何一触即爆

中东和平的“定时炸弹”

历经十年“阿拉伯之春”苦难的中东，从2020年开始，一些国家之间“和解潮”风生水起。中东迎来一个相对和平的新时代，停火、复交、和解、发展是这个新时代的关键词。特别是今年3月10日在中国的斡旋下，沙特和伊朗宣布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后，酝酿三年多的中东“和解潮”骤然加速。4月12日，一天之内，突尼斯与叙利亚复交，巴林与卡塔尔复交，令人目不暇接。素以战争、动荡闻名的中东，似乎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，直到“阿克萨洪水”震惊世界。

从1991年巴以开始正式和平谈判以来，美欧国家、国际社会、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均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阿以建交的前提。2002年阿盟峰会通过《贝鲁特宣言》，把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为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建交的前提条件。

2009年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，以色列可以搁置巴勒斯坦问题，先同阿拉伯国家建交，然后再处理巴勒斯坦问题，这被很多人认为是痴人说梦。但是，现在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。显然，巴勒斯坦问题被国际社会边缘化，是过去十年中东政治最大的变化之一。

当地时间10月10日，以色列国防军最高发言人丹尼尔·哈加里少将表示，以军已重新完全控制加沙边境。以色列军方还透露，批准再征召6万名预备役军人，预备役军人人数将达到创纪录的36万人。

鉴于以色列军方已明确建议巴勒斯坦人尽快离开加沙地带，前往埃及，以方的“强有力报复”已呈箭在弦上之势，不排除会对加沙展开大规模地面攻击。

阿以缓和的长远趋势

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，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地区政治甚至全球舞台上长袖善舞。但是，阿拉伯世界整体上一一直在困境中挣扎。

在中东，阿拉伯世界在人口、资源、国家数量上享有绝对优势，1923年奥斯曼帝国解体后，中东主要是阿拉伯人的中东，特别是1979年伊朗受制裁后，非阿拉伯国家在中东政治中的影响有限。然而，1990年美苏冷战结束，阿拉伯国家失去苏联支持，只能幻想美国在阿以之间秉持公正、客观立场。2011年后美国进入战略收缩时期，阿拉伯世界陷入内乱，伊朗、土耳其、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快速填补

真空，中东再也不是阿拉伯的中东了。

目前，叙利亚、也门、利比亚长年处在内战中，伊拉克、黎巴嫩内部持续动荡。伊朗、土耳其、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纷纷介入阿拉伯国家事务，反过来迫使阿拉伯国家重新站队。

在阿拉伯国家内部，因对在美国、伊朗和以色列等问题上意见不一，阿拉伯国家被切割得支离破碎，矛盾错综复杂。在重要问题上，阿拉伯国家联盟(阿盟)形同虚设。传统上，埃及、伊拉克、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。20世纪70年代后，沙特、阿联酋、卡塔尔凭借石油经济走近阿拉伯世界政治舞台中心。现在，埃及、伊拉克、叙利亚等传统大国则饱受战乱、政治动荡、经济衰退，而沙特、阿联酋等国家还不足以担当公认的阿拉伯世界领袖。

更重要的是，经历多年的革命、动荡之后，多数阿拉伯国家仍未找到可持续的国家治理模式，现在的模式仍与“阿拉伯之春”发生前一样。政治上，所有阿拉伯国家都采取“国家主义”，就是国家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各方面都发挥主导或控制性作用。经济上，中东绝大多数国家的地租型经济模式没有改变。海湾阿拉伯国家等产油国是典型的地租型国家，非产油国也通过侨汇、援助等途径分享产油国的石油收入。

目前，阿拉伯国家占全球人口的5%，却占全球难民的50%。阿拉伯的政治雄心随之衰落，阿拉伯“国族主义”渐行渐远，阿拉伯人不再追求一个统一国家了，而是积极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。与此同时，种种迹象显示“以色列威胁”在阿拉伯政治中的分量在减轻，阿以缓和成为一种长远趋势。

一方面，1967年战争以后，以色列没有再在阿拉伯国家占领新的领土。2006年黎巴嫩战争以来，以色列没有再同阿拉伯国家发生过战争。过去10年阿拉伯世界遭受内战、动荡、经济衰退困扰，这些都与以色列没有直接关联。另一方面，1979年以色列与埃及建交，1994年同约旦建交，2020年底同阿联酋、巴林、摩洛哥、苏丹关系正常化。

2020年的新一波建交潮，让阿盟的集体立场形同虚设，更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不可

避免。2023年，沙特同以色列的建交谈判取得积极进展。值得特别关注的是，同埃及、约旦与以色列之间的“冷和平”相比，阿联酋同以色列的建交可能是全方位的交往。2020年以色列光明节期间，估计有25000名以色列人访问阿联酋，在阿以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。

巴以之间的 实力差距越来越大

目前，巴勒斯坦问题依然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问题，阿拉伯国家和他们的民众仍然支持巴勒斯坦事业。但是，巴勒斯坦问题久拖不决，解决前景日益渺茫，阿拉伯国家的耐心也渐渐流失。近几年的建交潮表明，阿拉伯国家将巴勒斯坦事业与阿以关系脱钩，不再允许巴勒斯坦问题绑架阿以关系。1979年前，阿拉伯国家不惜使用战争手段保卫巴勒斯坦；后来，阿拉伯国家不惜使用政治、经济和外交手段保卫巴勒斯坦；未来，阿拉伯国家可能只会使用道义手段保卫巴勒斯坦了。

1981年，在埃及与以色列建交两年后，埃及总统萨达特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。2020年，以色列先后与四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，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出现街头抗议，可见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态度的变化之大。显然，巴以问题在阿拉伯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。巴勒斯坦事业首先是巴勒斯坦人自己的事业，然后才是阿拉伯国家、伊斯兰世界的事业，这是中东政治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向。

更重要的是，2014年以来巴以和谈进入了死胡同，巴勒斯坦人的谈判地位变得更加虚弱了。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以来，以色列的实力地位快速走强，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则不断恶化，双方实力对比的差距持续拉大。但是，国际上巴勒斯坦事业得到美、欧、俄、中等大国不同程度的支持，地区范围内阿拉伯国家把巴勒斯坦事业置于阿以关系的核心，这让巴勒斯坦获得超越其实力地位的谈判筹码。

但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，大国干预巴勒斯坦事务的热情下降。特朗普执政期间，美国政府甚至撤回对巴勒斯坦的支持，一边倒支持以色列。拜登政府适度修正了特朗普政府的

政策，但也没有把特朗普政府的亲以措施全部退回去。美国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减弱，会是一个长期趋势。

同巴勒斯坦的处境相比，以色列的处境却是不断改善。历史上，遭伊斯兰国家孤立，受美国限制，以色列未能充分展现自己的实力，未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。以色列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经济、科技和军事实力。在中东22个国家中，以色列是最发达的经济体，拥有最强大的军队。

但是长期以来，除保护事实上或想象中的自身安全、占领巴勒斯坦外，以色列极少卷入中东地区的政治、安全事务，未能发挥中东大国的作用。这是不正常的状态，从实力看，以色列应当成为全方位的中东大国。

随着阿以关系得到改善，美国放任以色列自由行动，以色列干预地区政治的空间大大扩展。同时，伊朗影响力在叙利亚、伊拉克扩张，以色列危机感加深；美国从叙利亚、伊拉克撤军，让以色列感到美国不再可靠，自主参与地区事务的压力增大。

近10年来，以色列的外交、军事行动越来越活跃、大胆。外交上，以色列公开同沙特谈判建交事宜，商讨遏制伊朗事宜；同阿联酋、巴林、苏丹、摩洛哥关系正常化。军事上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、伊朗、叙利亚、伊拉克、黎巴嫩等国家进行过空袭，在伊朗境内进行过定点清除，同埃及在西奈半岛举行过联合军事行动。以色列似乎正在走向中东政治舞台的中心，这恐怕也是阿拉伯国家、伊朗、土耳其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因为以色列拥有这样的实力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院、前驻以色列大使英迪克曾表示，伊朗扬言要毁灭以色列，以色列则有实力(核武器)毁灭伊朗。

巴以问题 逐渐成为“以色列问题”

表面上，绕过巴勒斯坦问题，在美国的斡旋下阿拉伯国家实现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，符合美国、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共同利益，这是一件多赢的事情。

但实质上，巴勒斯坦问题绕不过去，它就像一颗“定时炸弹”一样，随时会破坏、影响阿以和谈。2002年以来，巴以冲突不是

减少了，而是增多了。这两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表明，通过阿以和平促进巴以和平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。不仅如此，巴以问题正在或已经演变成一个困扰以色列的永久性难题。当然，巴勒斯坦问题也影响着阿拉伯国家，只不过影响没有以色列大罢了。

从2017年特朗普放弃“两国方案”开始，巴以问题成为一个“以色列问题”，集中体现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全方位占领、管制，焦点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问题，以色列肆无忌惮地封锁、镇压、驱逐巴勒斯坦人。当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政治、阿拉伯政治中被边缘化的时候，以色列却越来越繁荣，巴以实力差距持续拉大。

在国内，2018年，以色列通过《犹太国族法案》，确认国家的“犹太属性”，把占总人口20%的巴勒斯坦人排除在国族之外，彻底打碎了巴勒斯坦人追求平等公民地位的梦想。在加沙，2006年后以色列长期实施严厉的海、陆、空封锁，制造出全球最大的“露天监狱”。在约旦河西岸、东耶路撒冷，以色列强化军事占领，扩大犹太定居点，驱逐巴勒斯坦人。在巴以问题的历史上，巴勒斯坦建国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不切实际。

一方面，以色列在地区政治中风水两起，外部环境空前改善。近两年来，以色列同阿联酋、巴林、苏丹、摩洛哥关系正常化，主持或参与多个小多边机制，包括美国、印度、以色列、阿联酋四方机制，以色列、埃及、阿联酋三边会谈，美国、以色列、阿联酋、埃及、巴林、摩洛哥六国外长会议，俨然站在了中东政治的中心舞台。

另一方面，以色列明确反对“两国方案”，不接受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，残酷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，巴以矛盾不断激化，彻底解决的希望日益渺茫。

因此，尽管以色列占领、管理巴勒斯坦是非法的，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谴责，但这种可悲的现状显然会固化下去。

目前，以色列国内的巴勒斯坦人有199万，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有491万，总计690万。以色列的犹太人口约682万，如何有效治理690万巴勒斯坦人是未来巴勒斯坦问题的焦点。国际力量退潮，巴勒斯坦弱小、分裂，以色列拥有的既是巨大的权力，也是沉重的负担，更是挑战、陷阱和风险。

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